



(上圖為作者初回國時的照相)

# 江山萬里行

(三十九)

· 吳國柄 ·

## 遊學歸國後的工作與生活

### 有職無事想找工作

承吳三連先生的美意邀我台灣中南部之遊歸來，我想到一個問題如何改良家家戶戶的糞坑；那時候在台北大約有四十萬戶人家，有四十萬的糞坑冒出臭氣，加上沒有下水道的設備，陰溝裏蒼蠅蚊蟲滋生，處處髒亂。改善的方法一定要從工程方面進行，廢棄糞坑，修建下水道，完成良好的排水系統，家家修建化糞池，安裝抽水馬桶，改善住的問題。

下水道工程龐大，一定要由市政府統籌辦理，抽水馬桶、化糞池可以由房屋業主自行裝置，不須政府協助。回想我在漢口與辦下水道及衛生

設備時，曾寫了一本「道路工程」書，由商務印書館發行。到台灣後，該館未能再版，我特地去找發行人王雲五請他設法再版，我將書分贈市長吳三連及市政府有關人員，請他們參閱指教。我同時寫信給教育部，希望教育部轉知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開授道路工程的科目，欣幸有關方面對我的建議，均表重視，三十年後的今天，台北已成為國際知名的大都市，這當然是大有為政府的卓越領導所造成的輝煌成就，我不敢有絲毫居功的意念，在此我們所要表達的是對埋頭苦幹從事都市建設的工程界朋友們的崇敬和懷念。

我未離開香港前，弟弟寫信告訴我：「你到台灣後，工作待遇都無問題，更有房屋可以居

住。」到了台北以後才知道工作問題並不簡單。

那時各機關的工作員額已達飽和狀態，我能得到政府的照顧，聘我任行政院設計委員，每月領到伍佰元的薪水已經很不容易了，要做實際工作很難，除了開會之外，沒有固定的工作可做。當時台北有一棟建築物是外僑聚會的地方。就是陳納德將軍所辦的「中國之友社」(FRIENDS OF CHINA)。經理是義大利人，有餐廳和舞廳。我閒來無事便經常到那兒去參加朋友的約會，一天吃午飯時，會見到一位弟弟的朋友亦是部屬高次經，高先生曾留學美國，擔任過基隆市長。我在基隆冰廠服務時，常在基隆市政府用膳，因此與他成了好朋友。高介紹我認識美國商業公司C I C

的副總經理，在中國賣吉普車、坦克車等軍用品的大商人 Gray。Gray 問我：「你現在從事那一行？」我說：「正在找事。」Gray 聽了說：「正好我這兒缺一名機械工程師。你願意嗎？」我說：「我很願意。」

### 為美國公司修機械

高大經與我和 Gray 一起用餐後，Gray 約我單獨在一起詳談。他問到學歷時，我說：「我是在中國的交通大學讀土木科，考取官費後，留學英國。到英國後，英國已進入機械化時代，於是改讀機械學科。」Gray：「你畢業了嗎？」我說：「畢業了。而且考取英國皇家工程師。」Gray 聽了舉起拇指說：「這太好了，我們正需要學機械的人才。剛才那位高大經先生亦想找一份兼任的工作，但是他學牙醫的，與機械工程無關，要是你願意，我們就錄用你。」這正是我所希望的工作，因此我說：「願意。」Gray 對我說：「公司每月給你的待遇是四百美金。」我問他：「是否可再增加？」Gray 說：「不行。這是在預算編列中。」於是 Gray 帶我到中山北路武昌新村十五號辦公室，參觀他的工作場所，要我立刻開始辦公。

每天早晨我九點鐘到公事房。過了三天，我發現 Gray 的工作很忙，經常南北奔馳，這時因為韓戰的關係，美軍許多機械都須要修理，於是 C I C 公司在高雄成立一個規模龐大的修理廠，專門修理機械，修復後送回美國，再售給其他國家。那時越戰也將爆發，一些修好的機器又將賣

給越南。Gray 特請我到高雄去工作，高雄廠是中國政府借給 C I C 公司的，C I C 公司雇用二十多位美國人，領導二百多位中國人修理機械，我到高雄的工作性質是監督，代表 Gray 處理高雄的業務。每天都要和廿多位美國人打交道，事情相當的繁忙。

一天接到 Gray 的電話，要我立刻回台北，我搭夜車返回台北。Gray 說：「明天有艘輪船裝有四百輛吉普車到達基隆港，這些吉普車是賣給中國的聯勤總部，但這些吉普車都是舊的，需要調整修理一番，你就負責處理這方面的工作。工人都由聯勤總部調派，由你監督指導。修理廠在碼頭邊，修復完畢，立刻點交給中國聯勤總部。」

### 使吉普車整舊如新

Gray 開車載我到基隆碼頭巡視，碼頭很大，是日本時代建築的軍用碼頭，靠岸船邊是很大的平台，平台後面有很大的倉庫，倉庫裏面裝有四百輛的吉普車。吉普車由碼頭管理處看管及封鎖。看車的管理人曾在四川任新生活運動會的幹事，因此我們很熟。由於這是軍用碼頭，所以管理森嚴，沒有閒雜人進出。我和 Gray 對管理員說：「我們是來修理吉普車的，等修理工作完畢後，要交給聯勤總部。」

Gray 對我說：「這些吉普車曾在韓國戰場上使用，因為壞了不能再使用，於是運到夏威夷修理，但夏威夷沒有大倉庫容納這些吉普車，因此又運到台灣，準備修理完工後，售與中國政府

。」賣吉普車是由 C I C 公司經辦的，中國政府並未和美國有直接妥洽。這筆生意是美國第七艦隊司令—柯克上將 ADMIRAL COOK 促成的。柯克見中國軍隊沒有吉普車，步兵運動緩慢，於是建議美國總統批准後，每輛吉普車以四百美金成交，價格便宜。柯克上將與 C I C 公司接頭要他們辦理修護工作，當時台北房屋不容易找到適當場所，C I C 公司想找公事房，柯克便將他的房屋一半讓與 C I C 公司辦公用，這便是武昌新村四、五號。

辦公室內祇有 Gray 和我以及一位男傭人，廚房和柯克上將共用，由大師傅做菜。我和 Gray 天天一同進餐。我代表 C I C 公司和聯勤總部接洽後，聯勤總部派了二十位技工到基隆修理吉普車。我也親到基隆碼頭監督指導，技工袁班長報告我說：「上級的命令，指示我們說吃、住都由 C I C 公司供給。」關於住的問題，由於附近沒有空房子，祇得住在旅館，洽妥兩家旅館，住的問題解決以後，技工袁班長和我一同到碼頭，策定工作進行步驟，打開倉庫，先進行檢驗工作。將能够行駛的吉普車開到平台，不能行駛的吉普車留在倉庫裏就地修理，能行駛的吉普車，由袁班長打電話派人將吉普車開走。聯勤總部將一部份車子撥給空軍，空軍單位立即派人來接收將車開走。

碼頭附近沒有大飯館容納這許多顧問，祇好開車到基隆火車站附近用餐。Gray 設想很週到，他先給我伍伍元，錢用光後再向他拿。基隆的軍用碼頭，汽車不能隨便進出，管理人逐一檢視

駕駛人員是否有我蓋章的通行單。有通行單才准放行。

### 失車事件亡羊補牢

一天吃午飯前，有人跑來告訴我說：「吉普車少了一輛。」我急忙趕往倉庫清點車輛，果然少一部，我問看守的衛兵：「剛才是否有人將吉普車開走？」衛兵說：「有一位我還來不及叫他停車查驗通行條子，他開得很快，一會兒就消失踪影了。」我問駕駛人的長相，衛兵說：「身穿軍衣，動作太快，面貌無法看清楚。」我要衛兵將門關上，有車子開出去時，先檢查通行條子，再開門放行。我通知袁班長派四位隊員，同乘一輛吉普車外出尋找。由碼頭開往台北的路上，我和袁班長注視前面行駛的車輛，四位隊員注意左右來往的車輛，車子經過我們吃飯的餐館，都沒有，毫無所獲，繼續上路，快駛離基隆市時，在基隆中學門前，停放着一輛無人駕駛的吉普車，我們下車巡視，原來車子沒油了，偷車的人無法駕駛，拋下車子獨自離去，幸好車上備有鍊子。我們駕着原車將失竊的車子拖回工廠，汽車失而復得，大家都有說不出的高興，否則我的責任就大了。至於是何人偷車，我始終查不出來。

### 女兵鍾文金的故事

一天在修車時，碼頭有一艘貨船向岸邊靠近。船上滿載着武裝戰士，一位女兵走下船來，年約三十來歲，身體健壯，儀態雍容。我上前問她有何事故？她說：「我是一位女兵，名叫鍾文金

，浙江人，我們船上的戰士都是打游擊的敢死隊，我是其中的一員。大家剛在浙江沿海一帶打游擊回來的，休息整補後，再到前線去。」

時已近午，我邀請這位女戰士跟大家一同到市區吃中飯，她欣然同意，吃飯時，女戰士說：「許久未嘗到這些美味。」我說：「你有沒有先生呢？」鍾女士說：「有。我的先生名叫柳傑，在香港做生意。我先生的哥哥柳際明是第七軍軍長，現在台北。」我聽了說：「妳有這麼好的家庭，竟然不怕危險，不畏艱苦生活，從事神聖反共救國工作，真了不起。」鍾女士說：「我好奇，因此報名當個游擊隊的女兵。船上就祇有我是女兵。」我問她感受如何？鍾女士說：「很苦。白天不能露面，都是在晚間行動的。」我問：「經過戰鬥，有否傷亡的事。」鍾女士說：「已經經過幾次戰鬥，我們幸好沒有傷亡，但有些兵士都失蹤了。」

一連幾天，我們都在一塊吃飯，我曾上船去探望戰士們，鍾女士一個人睡一間房，那時候一連幾天，天氣很好，未曾下雨，鍾女士和我談得很投機，他常常下船和我在一起，看兵工修理吉普車。由於不久前一次的失車教訓，使我不敢掉以輕心，即使上洗手間，我都請人注意代為監視。鍾女士說：「由於經費人力的限制，游擊工作難於開展，我已厭倦女兵的生活。你是否能在台北幫我找份工作？」我說：「你認得柳際明將軍，他是兵工署署長，妳找不到事，那真是笑話。」鍾女士說：「就是找不到工作呀！」我答應她盡量幫她設法。我的工程任務不久即告結束，鍾女士

也未再上船，她已請長假回台北，鍾女士在台北住柳署長的宿舍，她很熱心的安排我與柳署長見面。柳署長在漢口時與我相識，我們是多年的老友。柳見了很熱情的說：「你早年設計的漢口中山公園很好，我聘你為兵工署的工程顧問，意下如何？」我說：「謝謝署長的盛意，我一定效勞。」我決定兼任工程顧問工作，月薪台幣三百元。過不了多久，我與朋友洽妥，推介鍾文金女士到鐵路黨部任職。

鍾文金女士到鐵路黨部工作不久來到我家來拜訪。她說：「我計劃辦托兒所，正向市政府辦理登記手續，一俟核准，即行開班接受托兒工作。」後來選舉台北市議員，鍾女士參與競選，曾以高票當選。過了一些時，柳際明離開兵工署，我也隨即辭去兼職，柳際明後來去到美國，不幸逝世，鍾文金女士也和我們失去聯絡，不知近況如何。

### 車禍休克生死一瞬

回憶在基隆時，有一天兵工正在修車，突然一輛吉普車從倉庫開出，上面坐著一位年輕的小伙子，車速很快，一直往前衝，大家都放下工作站起來為他的安全擔心，車子繼續往前衝，離一公尺就要下海了，正在千鈞一髮之際，青年駕駛突然緊急剎車調頭駛回倉庫，大家才放下心來。這真是禍福千分之一秒的轉變，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二天下班後，交撥吉普車的工作已大致完成，祇剩下十多部，收工後，我準備駕車回台北，突然看到一個空汽油桶，我派兵將油桶扛上車，準備

裝油，臨走前，我囑咐管理員要好好看守倉庫，這時工人也陸續離開工廠回返宿舍。我駕著車循海濱公路向基隆市區前進。汽車前行了一段停下，但見一面是鐵路，一面是公路。兩路以鐵絲欄杆為分界。公路是一小山坡，略高於鐵路線，路上無車輛來往，全是碎石路，崎嶇不平，我駕著車前進，突然感覺到後面的空油桶在搖動，回頭一看，豈知這一看就撞上鐵絲欄杆，車子自行下坡，我被這一衝弄得失去了知覺，過了一段不算短的時間才蘇醒過來。

路上仍無其他車輛來往，我恢復知覺時發現車子後半截在坡上，前半截在坡下靠近鐵路，幸好沒有火車通過，否則不堪設想，我下車站立在車旁，視線模糊，全身發抖。過了十多分鐘，全身也不發抖了，才將車子開回倉庫，為預防萬一，我請一位駕駛兵送我回台北。回家已是晚上七點多鐘了。

### 工作獎金送子留學

Gray 要我做的工作，雖然繁重，自信必能克服困難，完成任務，每天開車來往台北、基隆間，不久修理工作完畢，Gray 見我工作圓滿達成，特別決定由 C I C 公司致送我二仟美元的獎金。我和內人商量，我們決定將這筆錢給二兒子修宏，送他到美國留學，我立即寫信到香港告訴修宏，要他準備。

我要修宏先回台灣，再到美國去唸書，要他和哥哥修範住在一起。另一方面寫信到美國華盛頓州的 PUGETSOUND 大學，申請入學許可。

校長回信說：「你的大兒子修範，表現優良。相信你的二兒子修宏，必定也不錯。我們歡迎他來入學，並給予獎金以示鼓勵。」校長在同信中，把修宏的名字寫成 HENRY WU (修宏的英文名字。)我到教育部為修宏辦理登記留學生考試時，文教處看了資料說：「美國來的入學證書寫的名字是 HENRY WU 不是吳修宏，不能辦理。」我親寫證明書，證明吳修宏就是 HENRY WU，文教處堅持不准。不得已祇好寫信到 PUGET SOUND 大學，請求校長再出一張證明書。校長在同信上說：「你是 HENRY WU 的父親，他們都不採納你的證明書，我寫了證明書會有效嗎？」

校長又再寫一份入學許可證書，將名字欄空白下來，讓我填寫修宏的中文名字。雖然校長很熱心幫忙，但為時已晚，報名考試已逾期。修宏祇好延遲一年，再去美國。因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的刁難，學生升造受到影響，我勸家人親友極力忍耐，不發怨言，不批評政府機關，但是後來才知道由於那時教育部的官僚作風，使得出國留學生，多數不滿，許多人尤其是學理工的出國後被紛歧分子利用，走入歧途，實在政府高階官員都很好，但是少數中下級幹部，吹毛求疵，使得誠心向上的青年人遭到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和阻礙，發生離心作用，真是值得檢討改進。

### 舊船整修運送軍火

那時候天天來往基隆七號碼頭和台北間。海港邊停留許多艘輪船，輪船大多鏽了。我問港務局的朋友：「這些舊船要做什麼的？」朋友說：

「自從大陸淪陷後，招商局的輪船無法航行世界各國，祇好任這些輪船鏽掉。我感到可惜，我想韓戰正需要運輸軍火補給到韓國，新的輪船運輸風險太大，如果用舊輪船運輸軍火，不負擔大風險，還可為國家賺一筆外匯。我把這個想法和有關方面研商並告訴 Gray，他很興奮地說：「我怎麼沒有想到呢？你能否負責與交通部接洽，我負責和美國紐約的總公司聯絡。」於是我到交通部見航政司司長徐肇基，把我的想法告訴他，徐很高興，立即打電話給招商局局長施復昌，要他火速到交通部一同研商計劃。一切就緒後，開始訂立合同，由 C I C 公司租了八艘船，準備開往美國，運輸軍火後到韓國。

招商局的輪船年久失修，C I C 公司在租的八艘船中，選出三艘航行，結果祇有一艘順利到達美國，船到達美國後，被拒絕入港，因為船上的廚房、廁所衛生設備經檢查不合格，船上的船員服裝都極破舊。於是 C I C 公司自行負責船上清理工作。船員們則換上新衣服，一切就緒，經檢查合格才准入港裝運軍火。

韓戰終止後，那艘船仍由 C I C 公司繼續租用，運美國貨物到南美洲。到達南美洲後，在碼頭檢視船上裝卸貨物情形時，因檢查員不認得中國旗幟，需要打電報到台北 C I C 公司查證，C I C 公司接到這項電報後，要我立刻與交通部、外交部接頭，請求對南美洲申明此艘船屬於中國的。由於耗費的時間太多，不得已祇好將船開回美國港口等該通知，再駛進南美洲的港口，正在那時，Gray 突然去世，C I C 總公司派 Mr.

Field 到台灣接辦所有事務，此人空軍少校退役，是柯克海軍上將的女婿，不懂得商務。他詢問我的意見時，我說：「趕緊將船開回來，交還招商局。」由於 Field 在商務上的所做所為都言而無信，無法如期交貨，CIC 公司後來在台灣垮台了。

### 瓦斯槍和肥料買賣

CIC 公司位於柯克上將住宅的隔壁，因此我常到柯克上將的客廳休息，客廳陳列許多雜誌，其中有一本介紹賣瓦斯槍的，此槍的子彈有催淚彈（使受彈者無法在短暫時間睜開眼睛。）及昏迷彈（使受彈者片刻失去知覺。）另有鎮暴用

的瓦斯彈等，我對這些武器感到興趣。特地寫信詢問警務處是否需要？我可以 CIC 公司的名義向美國賣軍火公司直接洽購。

警務處回信給我希望能試用樣品，我將樣品送去，試用的效果非常好，警務處隨即訂購了一批。這是我國警察有瓦斯彈的開始。

我在 CIC 公司工作了一段時間，又接洽了幾筆生意，突然變為商人。每天看報留意中央信託局需要進口物品的投標新聞，以便和紐約的 CIC 公司保持聯絡，一次中央信託局刊登一則關於進口肥料的投標廣告，我立刻打電話到紐約 CIC 公司詢問是否可以供應，CIC 公司回電可以供應肥料，我當即代表 CIC 公司填好投標價

目單，在中央信託局參加投標，結果中標了。後來交貨是由農民銀行台北分行的經理查石村經辦的，查石村是湖北省名人何成濬的女婿，與我是老朋友，交貨很順利。

這筆生意我賺了一些錢，但身份變成商人。商人需要跑街找生意做，我買了一部舊車，自己修理，那時台北沒有修車廠，舊車子極為便宜，有了破舊汽車代步，向各方接頭方便多了，我的工作逐步開展。

不過我努力的方向，還是在工程方面，我是一個不用心機的老實人，作官和作生意都不太適宜。還是從事工程建設工作比較適合我的志趣。（未完待續）

# 鐵血精忠傳

喬家才著全書五百餘頁  
定價台幣壹佰陸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海天感舊錄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仙霞人才及其運數、藍太夫人母教嚴嚴、文溪小學一羣健兒、浪跡天涯一十二年、時代浪潮遠走廣東、在騎兵營鋒芒漸露、總司令部聯絡參謀、十萬元捉拿江漢清、日寇的剋星特務處、洪公祠和浙江警校、建立無線電通訊網、希望做校長的衛士、藏本領事失蹤事件、無名英雄革命靈魂、公開機關秘密工作、破獲共產國際間諜、陳濟棠強扣三兵艦、刺楊案主犯劉蘆隱、殷汝耕冀東偽組織、兩廣事變策反有成、刺汪案凶手王亞樵、決心赴難親入危城、肅清全國各地日諜、七七變起通州殺敵、紀律森嚴臨危不退、萬人部隊轉瞬成軍、別動隊奮戰淞滬區、忠救軍北方打游擊、從空中截留楊虎城、曾澈和抗日殺奸團、別動軍包圍戰賀龍、懷仁堂上最後遺言。共二百多篇，谷正綱、周念行作序，全書記述戴笠將軍鐵血鋤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字字珠璣，篇篇精彩，歡迎購閱。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